

遼金史論集

(第十輯)

韩世明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辽金史论集

第10辑

主编 韩世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辽金史论集 (第10辑) / 韩世明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 - 7 - 5004 - 6346 - 7

I. 辽… II. 韩…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辽金时代
IV. K246.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6412 号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诚 信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383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宋德金

长期以来，中国辽金史研究较为冷清寂寞，专门从事辽金史研究的人员稀少，重大成果不多。近二三十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学术研究取得很大进展，辽金史研究状况也有改观。许多老专家笔耕不辍，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他们在综合断代史、专题史（如政治制度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人物研究、文献整理等方面，都不断有新成果问世，是令人欣慰的。1982年成立的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在头十来年间，为团结海内外同行，开展学术交流，推动辽金史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集子，是中国辽金史学会编辑的《辽金史论集》第10辑。它的第1辑出版于1987年，至今已有20个年头。当我重新翻开那本略微泛黄的文集时，便有不胜沧桑之感。书中的30位作者，绝大多数是中老年学者，在此期间，已有十来位相继作古，他们为中国辽金史研究作出了贡献。当时的中年作者现已进入老年，而那时的青年已成为辽金史研究的中坚力量。纵观以往的几辑《辽金史论集》，基本上是以提交给每年年会的论文为主，经过遴选编辑而成的，也有几辑是专题讨论会的结集。其中前5辑由陈述先生任主编，下设编辑组或副主编，协助陈先生工作。尽管《论集》所收文章质量有高下之分，但都是经过反复讨论而确定下来的，大体上可以反映出当时的辽金史研究水平。我参与了前5辑的编辑工作，对此有切身的体会。自第6辑以后，改由年会主办单位负责出版，主编也由承办者出任。由于学会组织工作不力等原因，有一两辑至两三辑，编辑出版拖沓、粗糙，部分文章质量低下。从总体上未能充分反映出日渐提高的辽金史研究水准，加之印数过少，流布不广，反响甚微。《论集》对许多作者失去了吸引力，他们往往不愿把文章放在《论集》里首发，这固然是许多学会论文集的通病，但毕竟是应该扭转和改进的。

我认为不能把《论集》简单地做成年会论文汇编，而要把它办成中国辽金史研究者向海内外展示新成果的重要窗口，发表新论文的首选园地。因此，《论集》的编辑工作切不可草率从事，而应保证质量，认真筛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力争能够反映出当前国内最新研究水平。同学术期刊相比，《论

集》的周期长、出刊慢。然而，它也有一般期刊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如期刊对文章字数限制较严，而《论集》不妨放宽字数限制，我想只要言之有物，确有见地，两三万字都无可不可，如此就能把这部分稿件吸引过来。《论集》是断代史研究出版物，如果办得好，更能引起相近断代史、民族史研究者的关注。因此，《论集》是一个不错的平台。

学术论文是体现研究者学术水平的重要载体，一般说来，它的学术含量要高于专著。一篇有分量的论文，其价值未必亚于一本平庸的专著。所以我奉劝辽金史界的年轻朋友，在确立研究方向之后，有计划地下工夫写几篇重头论文，以后再写专著。这样，既有利于走好自身的学术道路，又可以充实《论集》，不知以为然否？

辽金史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为后来者提供了展现学识和才智的广阔空间，辽金史研究还有许多事要做。这既要靠每个研究者的执著追求，刻苦钻研，也需要同行的齐心协力，互相沟通。如何把辽金史研究提到一个新高度？20世纪末，我在一篇学术评论中曾提到过这么几点：纵横比较，“三史”（辽、宋、金）兼治；减少低层次重复，开拓新领域；充分利用和扩大史料资源；调整知识结构，开展跨学科研究；加强学科理论建设。至今，我觉得这几点仍是值得引起足够重视的。

2006年10月22日

目 录

序	宋德金 (1)
契丹族与黄帝	都兴智 (1)
试析五代宋初中原诸政权角立中的契丹因素	顾宏义 郑明 (6)
辽朝的文化冲突与文化抉择	郭康松 (20)
辽朝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	麻铃 (33)
海东青与辽宋金时期的社会政治	夏连保 (44)
论辽代帝后之汉学	王明荪 (56)
辽代世家大族的经济势力及其来源	王善军 (69)
辽承天皇太后弟为萧道宁(隗因)	向南 (84)
北京“妫州古崖居”为契丹燕王家族阴宅考	黄震云 (86)
辽代优抚措施制度化及其特色	张国庆 (91)
唐末五代的“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	任爱君 (101)
辽钱辨识的历史行程	舒焚 (112)
论阜新辽墓壁画的特点与价值	张志勇 刘晓鸿 (127)
承德地区辽金时代古城址调查综述	田淑华 白光 (136)
大金覆亡辨	宋德金 (143)
宋金的宣抚使	姚朔民 (155)
金朝后期行枢密院考	杨清华 (183)
论金末的东北边政	周峰 (195)
论金朝防灾救灾体制、对策与赈济措施	武玉环 (204)
赵秉文治国论评析	吴凤霞 (216)
契丹小字《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铭》墓主非移剌斡里朵 ——兼论金朝初期无“女真国”之国号	吉本智慧子 (225)
女真语、汉语与女真汉化	杨军 (231)
二人转起源新证 ——源于金代臻蓬蓬歌,发祥于金上京地区	郭长海 赵人 (241)
关于金界壕边堡的研究与相关问题	孙秀仁 (247)
论金东北路长城	彭占杰 (256)

金陵陪葬人物

——完颜宗干、宗弼墓考	齐 心 (271)
婆卢火墓地考	宋德辉 (277)
金代陶瓷述论	董学增 董健丽 (284)
金代坐龙的民族文化渊源探微	李秀莲 (300)
《金史》卷一三五《高丽传》 校注	韩世明 校注 张博泉 王可宾 审 核 (308)
“哈敦”与“福晋”	孙伯君 (319)
编后记	(327)

契丹族与黄帝

都兴智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一个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曾在历史上建立起强大的辽王朝，雄踞中国的北部长达两个世纪之久，与北宋、西夏政权鼎足而立。辽王朝灭亡后，一支西下的契丹人又在中亚建立了西辽政权，延续时间也达90余年。契丹族为我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乃至于西方人曾一度把中国直接称为契丹。研究东北史、北方少数民族史及辽史的学者，都十分关注契丹民族，对契丹族的起源、政权建立及所建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许多相关的问题进行有益地探讨。然而，辽代的契丹族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视黄帝为始祖，这一事实却往往被史家所忽略。

一 关于契丹的族源及炎黄说的由来

关于契丹的族源，《旧五代史·契丹传》载：“契丹者，古匈奴之种也。”《册府元龟》和《宋会要辑稿》亦主此说。其实不然。旧史家之所以误认为契丹是匈奴之裔，是因为契丹族在历史上曾一度隶属于鲜卑宇文部。《北史》记载，宇文鲜卑的先祖宇文莫槐是匈奴南单于远属，于东汉时期加入鲜卑大联盟中，为鲜卑的东部大人。宇文莫槐的后裔葛乌菟继为鲜卑东部大人，总领十二属部，其中就包括了契丹。但契丹人并不是匈奴之裔，而出自东胡的分支鲜卑。前燕慕容皝击败宇文鲜卑，契丹始从宇文部中分离出来，独立成部。契丹出自东胡鲜卑，许多文献上都有明确记载。如《新唐书·契丹传》：“契丹，本东胡种。”《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记契丹“为鲜卑之遗种”。

除文献记载，很多考古发现亦可印证契丹出自鲜卑而非匈奴。在今辽西内蒙地区田野考古获得的汉魏南北朝时期鲜卑人遗存，与辽代早期契丹人的遗存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二者有着明显的先后传承关系。1992年7月，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发现了辽朝宗室成员耶律羽之墓，其墓志记“公讳羽之，姓耶律氏。其先宗兮佶首，派出石槐，自汉、魏、隋、唐以

来,世为君长”。^①所谓先宗佶首,无疑就是指《辽史》记载的契丹先祖奇首可汗;石槐则是指东汉和帝时建立鲜卑军事大联盟的英雄人物檀石槐。这就更加无可争辩地证明,辽朝的契丹族是出自鲜卑。

关于契丹族的远祖,有炎帝和黄帝两种说法。辽代的耶律俨修当代史,即主契丹为黄帝之裔说。元代脱脱主修《辽史》,出于封建正统观的考虑,采用了《周书》的说法,认为契丹是炎帝之后。《辽史·世表序》载:“考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盖从周《书》。”《辽史·太祖纪赞》也说:“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脱脱之所以主契丹为炎帝之后说而否定耶律俨的轩辕(黄帝)后裔说,正是因为他没有把宇文鲜卑和契丹从族源上严格区分开来。耶律俨是辽道宗和天祚帝时期人,其说虽比《周书》为晚,但参诸其他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契丹族自称黄帝之裔的说法还是完全可信的。

二 辽代契丹人认同黄帝为其远祖的考古学和文献依据

从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来看,辽宗室耶律氏多以漆水为郡望封爵,就与他们自视为黄帝后裔密切相关。《辽史》中记许多耶律宗室男性成员被封为漆水郡王、漆水郡公、漆水郡侯、漆水郡伯,女性成员则封为漆水郡夫人或漆水县君,甚至连赐耶律姓的汉人韩氏和李氏等也以漆水为郡望封爵。辽太祖阿保机之弟迭剌之孙耶律琮神道碑记:“公讳琮,字伯玉,姓耶律氏,世为漆水人也。”其封爵为“漆水郡开国公”。^②辽圣宗之侄、耶律隆庆之子宗政,其墓志记家世所出为“漆水同源,绛河析派”。“昔我太祖,创业称皇。漆水源濬,银河派长。”封爵是“漆水县开国伯”。^③隆庆之女陈国公主墓志记:“其先漆水人也。”^④耶律延宁墓志记:“其先祖以来是皇亲。”封爵是“漆水郡开国伯”。^⑤金代的耶律履、元代的耶律楚材父子也以漆水为郡望。如《湛然居士集》卷八《题恒岳飞来石》,耶律楚材的署款是“湛然居士漆水耶律楚材晋卿题”。其例不胜枚举。

以往人们对辽代契丹人以漆水为郡望大感不解,因为契丹人崛起于辽河上游的西喇木伦河流域,故有的学者曾推测漆水是指今西喇木伦河或老哈河,日

① 《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96年第1期。

② 《耶律琮神道碑》,载《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③ 《耶律宗政墓志》,载《辽代石刻文编》,第305页。

④ 《陈国公主耶律氏墓志铭》,载《文物》1987年第11期。

⑤ 《耶律延宁墓志》,载《辽代石刻文编》,第85页。

本学者松蒲茂则认为漆水是今滦河下游的支流青龙河，其实这些说法完全是误解。漆水并不是指西喇木伦河、老哈河或青龙河，也不是契丹人的故乡，而是周室的龙兴之地。《史记·周本纪》载周室先祖后稷之裔公刘“自漆、沮渡渭取材用”。并引《正义》：“公刘从漆县、漆水南渡渭水。”又引唐李泰《括地志》：“幽州新平县即漆水县也，漆水出岐州普润县东南岐山漆溪，东入渭。”漆水是渭河的一条支流，在今陕西岐山县附近。

《辽史·后妃传序》记载：“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史记》和《汉书》记载，汉高祖刘邦自称是唐尧的后裔刘累之后。辽宁朝阳市出土的北魏刘贤墓志记，“君讳贤，字洛侯，朔方人也。自轩辕皇帝下及刘累，豢龙孔甲，受爵于刘，因土命氏”。^①明确说明刘氏就是黄帝后裔。据《史记·五帝本纪》和《史记·周本纪》记载，周祖后稷和唐尧是兄弟，二人同为帝喾高辛氏之子。帝喾是黄帝的曾孙。辽朝宗室耶律氏以漆水为郡望封爵和改汉姓为刘氏，自称“漆水同源，漆水源濬”，正是视黄帝为其远祖，认为自己与后稷、唐尧共祖，与周、汉两王朝一脉相承。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白塔子乡辽陵发现的《圣宗钦哀皇后哀册》中写道：“周室德业，文母为先。汉朝仪范，马后称贤。致延祚于七百载，克流芳于二百年。伊彼往矣，其谁继焉。”^②这正是大辽朝绍周、汉继统思想的反映。

有学者对我的这一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漆水远在关中，辽代的契丹人是否听说过漆水都是问题，故不可能以此为郡望。再说，辽初时契丹人就已自称刘姓，当时契丹人汉化程度不高，不大可能附会为炎黄子孙。^③还有的学者认为契丹人既然以刘为汉姓，其郡望就应该与刘氏同为彭城。我认为刘氏出于周，周人是黄帝后裔，其龙兴之地在关中的漆水流域，这在《史记》中有明确记载，辽代契丹人接触到汉文化，就会从汉儒那里了解到这些知识。契丹人之所以不以彭城而以漆水为其郡望，正是要标榜自己与周人同祖，皆为黄帝的后裔。最新考古发现亦为我的上述说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2003年5月，在辽宁省阜新县平安地乡阿汉土村发现了辽永清公主墓志，志文记：“其原姓耶律氏，景宗孝彰（应作“孝成皇帝”）之嗣女，圣宗孝宣皇帝之侄孙。盖国家系轩辕皇帝之后。”^④永清公主系辽圣宗另一个弟弟耶律隆佑的孙女，正是所谓

① 《刘贤墓志》，见《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② 《圣宗钦哀皇后哀册》，见《辽代石刻文编》，第282页。

③ 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为中心》，见《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 袁海波、李宇峰：《永清公主墓志考释》，载《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5期。

“银潢接派，玉叶联荣”。还有《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记其丈夫耶律污斡里：“公讳污斡里，其先出自虞舜。”^① 舜亦是黄帝之裔，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子昌意，昌意生子高阳氏颛顼，舜系昌意七世孙。墓志所记明确告诉人们，辽代契丹耶律氏，将远祖追溯到了尧、舜乃至轩辕氏黄帝身上，这明显的是对“炎黄子孙”的一种认同。

三 黄帝子孙的文化心理认同从辽初就已形成

辽代契丹族对炎黄子孙的文化心理认同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辽史·耶律頵昱传》记，頵昱在世宗天禄三年（949）就被封为漆水郡王。太祖耶律阿保机自称刘氏，可见这种观念早在辽初就已经形成了。有的研究者认为，汉族的姓氏没有以河流为郡望的，而是以行政建置。漆水是一条河流，所以契丹人以漆水为郡望使人难以理解，并且辽太祖既然自称刘姓，就应该使用汉族刘姓的正宗郡望。同时又引证《萧德温墓志》中“公娶耶律氏，封辽水郡夫人”的记载，进而推断漆水就是辽河（百度网《读辽代石刻文编笔记》，2004年8月10日）。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第一，前引《史记·正义》和《括地志》有明确记载：“公刘从漆县、漆水南渡渭水”、“幽州新平县即漆水县也，漆水出岐州普润县东南岐山漆溪，东入渭。”漆水是流经今陕西岐山县和扶风县北渭河的一条支流，今称漆水河。漆水流域正是周人的龙兴之地。从上述文献记载来看，早在唐代之前，漆水流域曾设置过漆水县是毋庸置疑的。故以漆水为郡望，是毫不违背汉文化传统的。第二，不管是西拉木伦还是老哈河，找不出这两条河流在历史上与漆水同名或别名叫作漆水的文献依据和考古学证据。第三，契丹宗室耶律氏虽然在辽初就已自称刘氏，但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先祖一直溯到了尧、舜乃至黄帝，所以才没有袭用汉族刘姓的郡望彭城，而是使用了漆水这一地名为其郡望。这是因为漆水本是周人的兴起之地，而且陕西的渭水流域与传说中的黄帝部落也有着密切关系。

2006年春，笔者曾到陕西进行学术考察，亲自去当地核实文献上记载的一些小地名的具体地望。《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室先祖公刘“自漆、沮渡渭取材用”。经考察得知，沮水是洛河的一条支流，今称沮河，在今陕西黄陵县。人所共知，黄陵县的桥山是黄帝陵所在，沮河在黄帝陵所在的桥山下缓缓流过。汉代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明确记载“黄帝葬桥山”。关于黄

^① 金永田：《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及画像石初探》，见苏赫主编《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帝的出生地，有许多种说法，笔者在古籍中见到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种说法是黄帝生于寿丘（今山东曲阜），另一种说法是生在青丘（有人考证古青丘之地在辽东）。这两种说法何者为是，是否可靠，都是没有办法下结论的问题。但黄帝死后葬桥山的说法，至少在汉代前就已经广为流传了。辽代契丹人以漆水为郡望，显然与他们自认为是黄帝后裔有关，耶律氏贵族墓志中“漆水同源”、“漆水源濬”记载，就是强调他们与周人同祖。

辽朝契丹族认同黄帝为其远祖，是不是像有的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比附和假托之词呢？恐怕也不尽然。《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晋书·载记第八》载：“慕容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有熊，即黄帝。鲜卑人出自黄帝，亦见于《魏书》。《魏书·帝纪》：“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在古代传说中，北方少数民族与黄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视黄帝为其远祖，并非是无根之言。当然，辽代契丹族自称是黄帝之裔，并无万世一系的谱牒作为依据，而只能是对“炎黄子孙”这种观念的一种文化心理上的认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黄帝被视为中华诸民族的人文共祖。契丹族是属于历史上的消亡民族，元代以后，契丹族就已经基本上从文献中逐渐消失了。但契丹族的后裔并未离开中国，而是融合到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当中去了，其实他们就在我们之中。早在一千多年前，当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存在的时候，就已经认同了“炎黄子孙”这一观念，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试析五代宋初中原诸政权角立 中的契丹因素

顾宏义 郑 明

10 世纪初,北方契丹政权崛起,中原也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当时,争起竞雄的中原诸政权,或为保存自己,或为灭亡对手,往往与契丹结盟或争战,故契丹势力的向背,成为五代直至宋初中原诸政权角立争雄成功与否的一大因素。契丹势力对中原诸政权之影响大小变化,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一、自五代初至后唐;二、自后晋至后汉;三、自后周初至北宋灭北汉时止。

—

九世纪后期,唐朝日衰,各藩镇纵横捭阖,组成几大割据集团相互对峙,征战不绝,而势力较弱的藩镇依偎其间。于是,原先依附唐朝的契丹便得到了一个相当有利的发展空间,迅速壮大,逐渐成为诸藩镇争相笼络、争取并借用以打击对手之力量。^①

唐末,分别割据汴州和太原的梁王朱全忠与晋王李克用两大集团互不相让。时朱全忠欲废唐自立,李克用便以护唐为旗号,“使人聘于契丹”为助,并与耶律阿保机相见於雲州。对此次相会,诸史所载岁月、经过稍有异同。汇考《辽史》及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诸史,知:唐天祐二年(905)春,李克用鉴于“梁将篡唐”,而“契丹阿保机始盛”,故“遣使连和”。七月,李克用所遣使者至契丹“乞盟”。十月,阿保机“以骑兵七万会克用于雲州”东城。李克用“大具享礼,延入帐中,约为兄弟,谓之曰:‘唐室为贼所篡,吾欲今冬大举,弟可以精骑二万,同收汴、洛。’阿保机许之,赐与甚厚,留马三千匹以答贶”。^②然此时契丹势力相对较弱,阿保机只是欲通过结交中原割据者,来加强其在契丹内部之地位,

① (宋)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九《刘守光传》(中华书局点校本)载:幽州藩镇刘仁恭两子守文、守光交斗,守文屡败,“乃乞兵于契丹”。

② (元) 脱脱等:《辽史》卷一《太祖本纪上》,中华书局点校本; (宋)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六《唐书二·武皇本纪下》、卷一三七《外国传一》,中华书局点校本;《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一》;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中华书局点校本。

故“既归而背约”，遣使“聘梁”。开平元年（907），朱全忠创建后梁政权，五月遣使臣“报聘”。次年，阿保机亦遣使者“以良马、貂裘、朝霞锦聘梁，奉表称臣，以求封册”。后梁复遣使臣“以诏书报劳，别以记事赐之，约共举兵灭晋，然后封册为甥舅之国，又使以子弟三百骑入卫京师。克用闻之，大恨。是岁克用病，临卒，以一箭属庄宗，期必灭契丹”。但梁使“至契丹，阿保机不能如约，梁亦未尝封册”。^①对此，《旧五代史·外国传一》亦载：“及梁祖建号，阿保机亦遣使送名马、女乐、貂皮等求封册。梁祖与之书曰：‘朕今天下皆平，唯有太原未伏，卿能长驱精甲，径至新庄，为我翦彼寇讎，与尔便行封册。’”

由上可证，《旧五代史·武皇本纪》和《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一》称当时阿保机“领部族三十万至雲州”会李克用，当属晋王方面夸大其数以震慑敌方；而《辽史·太祖本纪》云两人会见时，“宴酣，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阿保机“许之”，当是辽人为掩饰阿保机“既归而背约”、遣使“聘梁”之事。

契丹虽反复于后梁、后唐之间，但阿保机及其继任者利用中原诸藩镇忙于相互征战之机，不断扩充力量，势力渐强，故虽李克用“以一箭属庄宗，期必灭契丹”，然李存勖“初嗣世，亦遣使告哀”，并为抗衡后梁而“赂以金缯”以“求骑军”入驻。但阿保机仍是口惠而实不至，“终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汴京。^②

因此，当后唐庄宗李存勖与后梁军激战于大河上下，并取得一定主动权时，契丹骑兵加紧用兵幽、蓟地区。贞明二年（916）中，契丹军攻拔朔州、蔚州等地；“是时，庄宗已得魏博，方南向与梁争天下，遣李存矩发山北兵”，结果激起兵变，裨将卢文进杀节度使李存矩降契丹，阿保机便乘势进攻幽州。^③南北两线作战的后唐“诸将皆忧惑，以谓成败未可知”，^④迫使后唐庄宗从南线抽军北援。结果辽军大败，解围而去。龙德元年（921）初，镇州防城使张文礼使人杀成德节度使王镕，自请为成德留后，却又惧怕后唐庄宗“问罪，奸心百端。南通朱氏，北结契丹”；而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也担忧镇州被灭后，“晋兵必并击己，遣其子郁说契丹，使人塞以牵晋兵”。^⑤于是阿保机又率军大举南下，下涿州，围定州，与后唐庄宗大战于沙河、望都，“会大雪弥旬，

①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一》。

② 《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国传一》，《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一》。

③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一》，《辽史》卷一《太祖本纪上》。

④ 《新五代史》卷二四《郭崇韬传》。

⑤ 《旧五代史》卷六二《张文礼传》，《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一》。

平地数尺，契丹人马无食，死者相属于道”，遂撤军北还。^① 时后梁北面招讨使戴思远乘“庄宗讨张文礼于镇州，契丹来援，庄宗追袭契丹至幽州。思远闻之，总兵以袭魏州”，陷成安，又攻德胜北城，城守危急，“庄宗自蓟五日驰至魏州，思远闻之解去”。^②

阿保机两次南下作战失败后，遂将辽军主力转向东面渤海国，而遣偏师侵扰河北沿边。于是后唐军得以全力南向，与后梁争胜。失去契丹在北线牵制，后梁终于不支，后唐庄宗“从郾州入袭汴，用八日而灭梁”。^③

但后唐庄宗的统治并不稳定，与唐帝有隙者，或具野心者，往往联络契丹起事，失败便北投。同光三年（925）中，后唐庄宗遣使“以灭梁来告”，正欲东征渤海的阿保机“惧中国乘其虚”，便乘势“即遣使报聘”。^④ 此后双方信使来往不绝，但双方边地冲突依然频频，契丹甚至曾“遣使就唐求幽州，以处卢文进”。^⑤ 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定州帅王都“作乱，求援于契丹，德光遂陷平州，遣秃馁以骑五千援都于中山，招讨使王晏球破之于曲阳，秃馁走保贼城。其年七月，又遣惕隐率七千骑救定州，王晏球逆战于唐河北，大破之”。惕隐等首领五十余人被幽州唐将所擒。“明年，王都平，擒秃馁及余众，斩之。自是契丹大挫，数年不敢窥边”。^⑥ 当后唐明宗死，契丹复出兵南侵，与后唐屡年鏖战，互有胜负，但后唐基本控制着边防大势。

二

五代后晋、后汉时期，势力转盛的契丹人对中原诸政权影响大增，并在与中原诸政权交往中基本控制了主导权。因这一时期契丹因素的影响变化，又大体可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

（一）后晋高祖石敬瑭时期

后唐末，后唐君臣关系日趋紧张，大将石敬瑭以“儿皇帝”、割燕云十六州等代价，换得契丹支持自己篡夺后唐政权。

长兴三年（932），后唐明宗次子李从荣为得储嗣之位，便以“时契丹帐族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一，后梁均王龙德元年。

② 《旧五代史》卷六四《戴思远传》。

③ 《新五代史》卷二四《郭崇韬传》。

④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下》、《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一》。

⑤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一《太祖大圣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⑥ 《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国列传一》。

在雲州境上”为由，设法使“威望大臣”、六军诸卫副使石敬瑭出为河东节度使兼北面蕃汉马步总管，移驻太原，“以制北方”。^①此后，李从荣因密谋武力夺嗣失败被杀。不久明宗死，闵帝李从厚继位，旋又被末帝李从珂篡夺了帝位。后唐末帝甚忌疑石敬瑭，石敬瑭妻晋国长公主“辞归晋阳”，唐末帝醉中言曰：“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石敬瑭“闻之，益惧”，而加紧密谋，“人皆知其有异志”。端明殿学士吕琦、李崧针对“河东若有异谋，必结契丹为援”，而建“和亲”契丹之策，以截断石敬瑭与契丹的联络，使“河东虽欲陆梁，无能为矣”，但未被末帝所接受。^②清泰三年（936），益为“异谋”的石敬瑭“遂拒末帝之命”，唐廷因此“削夺”石敬瑭官爵，并命北面副招讨使张敬达领兵围攻太原。石敬瑭便“遣间使求救于契丹，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甚欲拓展南境的辽太宗耶律德光得表“大喜”，即刻应允“俟仲秋倾国赴援”。^③

当时后唐末帝又命幽州帅赵德钧“以本军由飞狐路出贼后邀之”，并命赵德钧之子、枢密使赵延寿率军屯上党，与赵德钧所部会师；随之再以赵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赵延寿为太原南面招讨使，增援张敬达军。但赵德钧颇具野心，欲并吞将领范延光所部二万兵马，唐末帝“疑其奸谋，不从”。于是赵德钧“累奏乞授延寿镇州节度，末帝不悦，谓左右曰：‘赵德钧父子坚要镇州，苟能逐退蕃戎，要代予位，亦所甘心；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毙。’朝廷继驰书诏，促令进军，德钧持疑不果，乃遣使于契丹，厚资金币，求立以为帝，仍许晋祖长镇太原”。^④据《资治通鉴》卷二八〇云：“初，赵德钧阴蓄异志，欲因乱取中原”，故赵德钧此时“别为密书，厚以金帛赂契丹主，云：‘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辽太宗“自以深入敌境，晋安未下，德钧兵尚强，范延光在其东，又恐山北诸州邀其归路，欲许德钧之请”。石敬瑭“闻之，大惧，亟使桑维翰见契丹主”，终使辽太宗拒绝了赵德钧。

于是辽太宗引军至太原，一战击溃围城之唐军，并将唐军主力围困于晋安寨，随后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不久，后唐大将杨光远和赵德钧、延寿父子等相继降契丹，辽太宗令契丹骑军会合太原晋兵南下洛阳，唐末帝自焚，后唐亡。

后唐一朝土崩瓦解的根本原因，并非在于契丹骑兵的强悍，而是其统兵大将为一己野心而竞相归附契丹所至。如契丹述律太后责问降辽的赵德钧时所

① 《旧五代史》卷四三《明宗本纪九》。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八〇，后晋高祖天福元年。

③ 《旧五代史》卷七五《高祖本纪一》，《资治通鉴》卷二八〇，后晋高祖天福元年。

④ 《旧五代史》卷九八《赵德钧传》。

言：“吾儿将行，吾戒之云：赵大王若引兵北向榆关，亟须引归，太原不可救也。汝欲为天子，何不先击退吾儿，徐图亦未晚。汝为人臣，既负其主，不能击敌，又欲乘乱邀利，所为如此，何面目复求生乎？”^①但石敬瑭成为契丹的“儿皇帝”，尤其是将战略地位重要的燕云十六州奉献契丹，使契丹控制了古代农牧分界线之燕山一线，将其势力有效地深入华北汉人地区，且以此为南进据点，从而在与中原诸政权对峙中占据了有利的、有时甚至是主导性的地位。

燕云地区割让契丹以后，“时吐浑都督白承福为契丹所迫，举众内附”，石敬瑭不敢得罪契丹，“拒而不纳”。^②然而亦具野心的藩镇如镇州节度使安重荣即以反契丹为号召，觅机以代石晋。

安重荣“起于军卒，暴至富贵，而见唐废帝、晋高祖皆自藩侯得国，尝谓人曰：‘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虽怀异志，而未有以发也”。因石敬瑭“与契丹约为父子，契丹骄甚”，而石敬瑭“奉之愈谨”，愤愤然的安重荣便以“诟中国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而充无厌之欲，此晋万世耻也”为口实，“数以此非诮”石敬瑭。石敬瑭鉴于“是时安重荣握强兵，据重镇，恃其骁勇，有飞扬跋扈之志”，故“犹豫未决”。当时，“契丹使者往来过镇州”，安重荣“不为之礼，或执杀之”。而“吐浑白氏役属契丹，苦其暴虐，重荣诱之入塞”。契丹为此数遣使责让后晋，石敬瑭“对使者鞠躬俯首，受责愈谨，多为好辞以自解，而姑息重荣不能谄”。^③但据《旧五代史·桑维翰传》曰，“维翰知重荣已畜奸谋，且惧朝廷违其意”上看，石敬瑭亦有借重安重荣以分解契丹威逼之意。不过，“契丹亦利晋多事，幸重荣之乱，期两敝之，欲因以窥中国，故不加怒于重荣”。安重荣在晋帝默许下，“谓晋无如我何，反意乃决。重荣虽以契丹为言，反阴遣人与幽州节度使刘晞相结”，并“与襄州节度使安从进潜相构谋为不轨”。天福六年（941）冬，“安从进反襄阳，重荣闻之，乃亦举兵”，但随即先后兵败，安重荣被杀，石敬瑭“命漆其首送于契丹”，^④以修复与契丹的关系。

（二）后晋出帝石重贵时期

石敬瑭虽然奉契丹为父，但持“屈节外国，非久长策”^⑤观点的后晋臣僚不少。安重荣被杀半年后，石敬瑭死，晋出帝嗣位，不满后晋与契丹“子”、

① 《旧五代史》卷九八《赵德钧传》。

② 《旧五代史》卷八九《桑维翰传》。

③ 《新五代史》卷五一《安重荣传》，《旧五代史》卷八九《桑维翰传》。

④ 《新五代史》卷五一《安重荣传》，《旧五代史》卷七九《高祖本纪五》。

⑤ 《宋史》卷二七三《李谦溥传》。